

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的两位赵姨娘

李欣蕾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摘要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两座高峰, 历来被誉为“南吴北曹, 相映成辉”。有趣的是, 这两部小说塑造了两个相似的侍妾形象, 即贾政之妾赵姨娘, 严监生之妾赵氏。在社会角色上, 她们既不是奴才, 也不是正经主子, 可以说是整个封建大家庭中的边缘人, 始终难以逃脱封建宗法礼教的束缚, 一生处于被压迫被物化的地位。

关键词

《红楼梦》, 《儒林外史》, 侍妾, 赵姨娘, 赵氏

On the Two Concubines Zhao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Scholars*

Xinlei L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5,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Abstract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Scholars* stand as the two pinnacles of classical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long praised with the saying, “Wu in the South and Cao in the North, shining brilliantly side by side.” Interestingly, both novels feature strikingly similar concubine figures: Concubine Zhao, concubine of Jia Zheng, and Zhao Shi, concubine of Yan Jiansheng. Socially, they are neither mere servants nor legitimate mistresses; they may be regarded as marginal figures within the feudal extended family. Forever confined by feudal patriarchal ethics, they spend their entire lives in a state of oppression and objectification.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Scholars, Concubine, Concubine Zhao, Zhao Sh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清朝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继明代之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在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白话小说相继涌现，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们的创作时间十分接近，作者对笔下女性形象的创作态度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红楼梦》中贾政之妾赵姨娘与《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性格、地位、命运等方面有很大的共同性，值得从多个方面展开对比分析。

2. 封建宗法下的边缘处境

清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红楼梦》与《儒林外史》均诞生于康乾盛世，深刻映照了封建宗法社会晚期的制度困境与人性悲剧。要理解两位“赵姨娘”的相似命运，必先回到侍妾制度与嫡庶制度这一结构性背景。

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以父权、夫权、族权为核心，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妻为“正配”，纳入宗法；妾为“私属”，属主家私有财产，不具备完整人格。妾之来源多为婢女、家奴、贫家女子，地位介于主仆之间。可为主人侍寝、生育子女，但不可入宗祧、不可与妻平礼、子女称“庶出”、生母不得正式认亲。

嫡庶之别贯穿了整个宗法体系，家族中的嫡子继承宗祧、家产、爵位；庶子地位低下，其母更被视为生育工具、私有财产、家族的边缘人。妾的一生被严格限定在生育、家务、依附男性的框架中，人格被消解、尊严被剥夺、命运完全依附于男性家主与宗法秩序。本质上来看，两位赵姨娘都是制度性的被压迫者、被物化者，而非简单性格问题。

在此背景下，无论《红楼梦》中的赵姨娘，还是《儒林外史》中的赵氏，都处于同一种结构性困境：生而为妾，即注定被制度贬低、被家族排斥、被礼法规训。她们的挣扎、怨怼、算计、反抗，都是这一制度压迫下的必然结果。

《红楼梦》中赵姨娘系荣国府家生奴婢，被贾政纳为妾，育有探春、贾环；《儒林外史》中赵氏为严监生侧室，生子后凭心机扶正。二者身份虽略有差异，却同样身份暧昧，不主不奴。妾非奴婢，亦非正妻，依附男性，以子固位，被家族排斥，被礼法压制。整个家庭中上到正妻、嫡子、族亲、下到管家、仆妇、丫鬟，皆以嫡庶等级衡量其价值，始终将她们视为外人、卑贱者、隐患。由此可见，两位姨娘的相似命运，根源在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结构性压迫，她们所谓的“恶”，本质上是生存本能驱动下的时代悲剧。

3. 相似的性格缺陷

(一) 愚蠢恶毒

《红楼梦》中的侍妾并不少，作者曹雪芹对她们的描写往往是正面的，例如“俏平儿”“美香菱”“贤袭人”，都是赞誉之词。但赵姨娘却是其中的例外。作者曹雪芹在书中第五十五回称她为“愚妾”，这个“愚”字贯穿了赵姨娘的一生。

赵姨娘是荣国府的家生奴才，出身寒微，娘家没有任何依仗，她依靠美貌成为了贾政的妾室，后又接连产下贾探春和贾环。虽然在贾府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她心胸狭隘，性格鲁莽，行事往往不考虑后果。例如《红楼梦》第五十五回探春协理大观园时，赵姨娘因为兄弟赵国基亡故的几十两赏银与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赵姨娘气的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1]

探春身为贾府三小姐，身份尊贵，但庶出身份却使她的境遇变得微妙起来。赵姨娘不仅没有体恤探春的难处，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希望探春额外关照赵家。要知道，在宗法礼教下探春其实并非她的女儿，她的愚蠢贪婪只会把女儿越推越远。

(二) 媚上欺下

与赵姨娘相比，《儒林外史》中的赵氏更富有心机和手段。她面对上位者时甘愿做小伏低，希望能够得到向上攀爬的机会。面对不如自己的下层人时又往往作威作福，摆足了主子的谱，可谓是媚上欺下。

在《儒林外史》第五回中，赵氏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主动出击，抱着孩子在正妻王氏的病榻前哭泣，用眼泪和伪装出的忠诚祈求王氏的支持和保护。原文中这样写道：

“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2]

王氏天性善良，虽然“似信非信”，最后还是被赵氏日复一日的真诚表白所打动，说出了赵氏期盼良久的那句话：“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她愿意成全赵氏，以便保全年幼的孩子。

此话一出，赵氏就忙不迭地叫老爷严监生请来王德、王仁两位舅兄说定此事。她想快快地将名分定下来，从此甩掉这个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妾的名头，告诉所有人，她终于取代王氏做了“二奶奶”。在扶正仪式上，又是亲眷齐至，又是做文祭告祖先，又是管家、媳妇和丫鬟都来磕主人、新主母的头。而此时的王氏独自躺在病榻上，已经昏过去了都无人发觉。这边厢欢天喜地，那边厢凄风苦雨，正应了《红楼梦》中那句“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接下来，小说的第六回彻底暴露了赵氏性格的另一面。丈夫和儿子相继去世后，大伯严贡生强行替二房立嗣，要将她赶出正屋，作者写下人们嫌弃她“平日装尊，作威作福，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说：‘大老爷的话，我们怎敢违拗！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由此可见，赵氏虽然出身于奴仆阶层，但上位后并没有体恤奴仆们的辛苦。赵氏的伪善狡猾、媚上欺下在此刻暴露无遗^[3]。

总的来说，《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性格偏粗直、情绪化、行事冲动、不计后果、易当众失态；《儒林外史》中的赵氏性格偏隐忍、精于算计、擅长表演、步步为营、行为上多为主动筹谋、命运上一度成功扶正。两位姨娘虽同为妾室、性格皆有缺陷，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命运走向，这背后的原因与她们二人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荣国府是等级森严、礼教严苛的贵族大家庭，赵姨娘长期处于被轻视、被排挤的底层，压抑的环境使其怨气深重、行事冲动；严家则是重利轻礼、约束相对宽松的中小地主家庭，赵氏有空间主动经营人际关系、筹谋名分，养成了隐忍精明的特质。

4. 待人处世的失当

(一) 教子无方

《红楼梦》中第二十回贾环因为赌钱输了想赖账，与丫鬟莺儿产生了口角，莺儿拿他和宝玉相比，贾环便伤心地哭了。尽管丫鬟是就事论事，觉得贾环一个作爷的不该赖她们这几个钱，但她的话还是戳中了贾环内心深处的自卑之情。他哭着说：“我拿什么和宝玉比呢？你们都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由此可见，庶出的身份一直是贾环的心病。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人缘差是因为他“人物萎缩，举止荒疏”，而不是投胎在谁的肚子里。而赵姨娘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是辱骂贾环：“谁叫你上高台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

贾府众人一直因嫡庶之别隐隐歧视赵姨娘母子，这对年幼的贾环来说是不公平的。他的亲生母亲赵姨娘不仅没有给予贾环正确的引导，反而不断挑唆贾环心中的阴暗情绪，还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发泄在贾环的身上，使贾环自卑阴暗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直接养坏了儿子的性子。

贾母归西后，贾府人马送殡至铁槛寺，赵姨娘在灵前哭辞时突然得了暴病，疼痛难忍，眼睛突出，嘴里鲜血直流，头发披散，人人害怕得不敢近前。她的病无药可医，大夫来了也只是吩咐预备后事，转身就走。原文中写道：“这里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赵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阴司里拷打死了。”鬼嚎一般地死去就是赵姨娘的结局。而贾环作为赵姨娘的亲生儿子，对她的死亡十分漠然。他对赵姨娘毫无怀念之情，只嫉恨宝玉和贾兰可以上京赶考，自己却迫于母孝无法同行，简直令人齿寒。

(二) 目光短浅

《儒林外史》中的赵氏在出场前几回中堪称胸有城府，是典型的王熙凤式人物。她不甘于卑微地位，大胆出击，先后博得了原配妻子王氏和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的认可，在王氏去世后顺利扶正。偏偏在这个时候，严监生放下两根手指头咽气了。幸好此时她已经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当家奶奶，原文中说：“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她在丧夫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天，她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便患上了天花，医生用了犀角、黄连、人牙等等名贵药材后也不见好转，这个白白胖胖的孩子没过多久便夭折了。可以说，赵氏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坍塌了，她日哭夜哭，整整哭了三天，直哭得眼泪都流不出来，才着手操办孩子的丧事。

之后，为了能继续在严家生存下去，赵氏很快便振作精神，向王德、王仁两位舅爷求助，希望能够立大房严贡生的第五个儿子为嗣，继续母凭子贵的人生。她盼望他们能够像当初主持自己扶正仪式一样为自己做主，连声地叫着“哥哥”“哥哥”，可是两位“哥哥”却不再看顾这个给了他们不少银钱的“妹妹”，闪烁其词，缩头缩脑，在严贡生面前大气也不敢喘地溜走了。赵氏无法，只能去县衙喊冤，又请了族亲来家中主持公道。可惜她“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做派早已丧失了人心，原文中写道：

那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本来上不得台盘，才要开口说话，被严贡生睁开眼喝了一声，又不敢言语了。两个人自心里也裁划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儿两个，把我们不做不睬，我们没来由今日为他得罪严老大。‘老虎头上扑苍蝇’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

赵氏作为一个沉溺在丧子之痛中的无助母亲，还要打起精神来应对大伯对她亡夫留下的财产的觊觎和抢夺，这固然是封建宗法社会下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她落得个无人相助的下场也是由于平日不修善缘，自作自受^[4]。

相较而言，《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教子以宣泄怨恨为主，行为上只会辱骂挑唆，缺乏理性管教。言语刻薄，不断将庶出的屈辱转嫁儿子，亲子关系日益扭曲、淡漠，以至于母子之间互相厌弃，她晚景凄惨、不得善终。《儒林外史》中的赵氏处世只看重眼前利益，对上依附权贵，对下轻慢族人，缺乏长远经营眼

光，危机时孤立无援，终因根基浅薄、人缘尽失而家产旁落、地位复归妾室。

5. 思想上的不甘

(一) 屡败屡战

《红楼梦》中其他的侍妾如周姨娘等人之所以做得安稳牢靠，不受责骂，皆是因为她们安于现状，本分老实，没有希冀向上攀爬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赵姨娘则不同，她天生似乎带着一种不安现状的因子，始终在与命运抗争着向上攀爬[5]。

在《红楼梦》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一节中，赵姨娘因不满芳官用茉莉粉当作蔷薇硝敷衍贾环，大闹怡红院，与芳官等人大吵大闹，打成一团。原文中这样写道：

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着芳官脸上撒来，指着芳官骂道：“小淫妇！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在这次的蔷薇硝事件发生之前，赵姨娘刚刚在正头主子那儿受了委屈，这使得她越发要在芳官等人面前变本加厉地找回面子来。她将茉莉粉劈头撒在芳官脸上，满口污言秽语，还说自家下三等的奴才也比她高贵些。表面上言辞强硬，实则暴露了自己最大的短处——丫鬟出身的偏房侍妾！果不其然被芳官反唇相讥“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彻底丧失了身为半主子的体面。

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主奴之礼下，赵姨娘尽管生育了两个孩子，也不过是主子借用的一个肚子，探春和环哥儿并不是她的儿女，她本人只能做一个“有份无名”的工具，永远是一个处于暗处的卑微影子。她力求跻身上游，但往往适得其反，甚至沦为整个贾府的笑柄。小丫头们都敢肆无忌惮地与她吵架，女儿探春也曾毫不客气地说她“阴微鄙贱”“每每生事”，贾母更是直接骂她为“混账老婆”。她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利，久而久之便变得越来越阴暗和扭曲，在后文中甚至勾结马道婆下咒害凤姐和宝玉的性命[6]。

(二) 不甘处下

《儒林外史》中的赵氏在小说第五回出场，第六回展开了有关她的主要情节，第十八回简单交代了她的结局后退场。虽然作者对她着墨不多，却完整地刻画出了她起起落落的人生脉络。可以说赵氏在命运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不肯服输，不肯认命，即使遇到了再大的打击也能振作起来，筹谋出一个新的更有利于自己的计划。

赵氏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王氏之死时。赵氏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主动出击，步步为营，耍心眼掉眼泪，终于攻克难关，爬上了正室的宝座。她虚情假意为王氏哭泣，“扶着床沿一头撞去”“披头散发满地打滚”，看似真情实感，实则只是她在王氏将死之际扶正的遮羞布罢了。王氏在世时吃穿用度十分节俭，虽然常常打赏尼姑、卖花婆等人，但依然留下了五百两银子的体己。赵氏则不同了，她做了许多年的妾，好不容易扶正后花钱大手大脚，小说原文中写：“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四时八节，不知抛费了多少银钱给王德和王仁二人。

赵氏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她儿子的死亡。都说眼泪是女人的武器，赵氏以哭在小说中赢了很多次，唯有这次才是真情实感，痛彻心扉的，“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只哭得眼泪都哭不出来”才打发孩子的丧事。儿子死亡后，赵氏的大伯严贡生趁虚而入，抢夺她的家产，甚至将“二奶奶”这个来之不易的名头从赵氏头上摘了下来，仍旧认她为妾，称她为“赵新娘”。正如《儒林外史》前文中所写，女儿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作“新娘”。赵氏怎么甘心？她“哭了又骂，骂了又哭”“喊的半天云里都听

见，要奔出来揪他，撕他”。但她的反抗在拿捏了宗法名分大义的严贡生面前完全是螳臂当车，最后还是被抢走了七成家产。

赵氏的文化程度不高，社会地位低下，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违心话，奉承别人，待到山穷水尽时只能发脾气撒泼，既可怜又可恨、可悲。她从小妾扶正为正房太太，却依旧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和尊重，费尽心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她的一生与匍匐在科举荣身之路上被诱惑、被奴役、被玩弄而无力反抗的儒士们互补互衬，正应了《儒林外史》开篇词里所说的那句“功名富贵无凭据。”

6. 反抗失败的根本原因

两位姨娘并非完全顺从的，她们都有不甘，都在反抗，都试图改变命运，但其反抗始终在封建宗法框架内进行。赵姨娘不满被轻视、被边缘化，于是又哭又闹，甚至试图通过下诅咒来报复压迫者；赵氏不甘地位，耍心眼掉眼泪，筹谋扶正、争夺家产。二者的目标，都是在宗法秩序中争取更好的位置，始终局限于宗法秩序内部。这也是二人失败的根本原因——封建礼教内化下的有限挣扎与必然失败。

她们既是被压迫者，也是压迫自身的帮凶。她们从心底认同妾就是卑贱、妻才等于尊贵这一等级观念，她们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附男性、依附家庭、依附子女。离开男人与家族，她们一无所有、寸步难行。赵姨娘的反抗粗鄙、阴毒、不计后果，反而暴露弱点，自取其辱[7]；赵氏的反抗功利、伪善、投机，虽能一时成功，却缺乏道德根基、易遭反噬、终为他人作嫁衣[8]。

赵姨娘长期被压迫、被羞辱、被排斥，使其彻底绝望、精神扭曲、反抗带有强烈的破坏性与毁灭性。她魔镇宝玉凤姐，是同归于尽式的报复；最终暴病而亡、被视为“阴司报应”，是制度对反抗者的彻底绞杀[9]。赵氏则始终保持理性、目标明确、韧性极强。儿子夭折、家产被夺，她仍哭骂、喊冤、找族亲、打官司，绝不轻易认输。她的反抗，是底层女性在绝境中求生的韧性博弈，虽最终失败，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

她们虽性格、策略、命运细节各异，却殊途同归：同为封建侍妾制度与嫡庶秩序的牺牲品。她们的“边缘人”身份、被压迫、被物化、被异化的命运，根源不在性格，而在制度——是父权、夫权、族权三重压迫，将女性牢牢禁锢在依附、卑微、无尊严、无独立人格的牢笼之中。她们的反抗，是礼教内化下的有限挣扎：既不甘卑微，又认同尊卑等级观念；既渴望尊严，又依附男性；既试图改变命运，又不敢挑战制度。最终，反抗越激烈，毁灭越彻底；算计越精明，结局越悲凉。两位赵姨娘的悲剧，是整个封建时代底层女性命运的缩影。

7. 结语

在《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两部作品中，这两位姓赵的姨娘的命运可谓是殊途同归。她们都在相似的夹缝中生存，奴才不算奴才，主子不算主子，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能堂堂正正地喊她们一声娘。赵姨娘手段阴毒，几次三番害人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最后落个不得善终的下场。赵氏的手段更高一筹，眼看着即将大功告成，却也被命运无情的打回原地。她虽然爬上了正房的宝座，外界的眼光却始终把她当作妾室看待，礼教名分的枷锁牢牢地桎梏在她们身上，异化了她们的尊严、精神和人格，将她们的一生困在了方寸之中。

参考文献

- [1] (清)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 (清)吴敬梓. 儒林外史[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 [3] 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4] 王引萍. 明清小说女性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 [5] 王学钧. 略论赵姨娘的反社会人格[J]. 红楼梦学刊, 2006(2): 143-155.
- [6] 张乃良. 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1(4): 44-47.
- [7] 曹璇. “侍妾文化”下不断挣扎的阴暗影子——谈《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家庭地位[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19): 3-7.
- [8] 徐凌风. 论《儒林外史》第五回严监生妾赵氏的生存空间[J]. 名作欣赏, 2025(15): 134-136.
- [9] 刘秀. 礼法秩序下的生存困境: 赵姨娘身份焦虑下的非理性抗争[J]. 名作欣赏, 2026(11): 46-48.